



美在 顺又生

张 关
东 振
东 东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春风吹又生

张 绰 关振东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张绰、关振东合作的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的结集，共收入二十四篇。作品从各个不同的时期，不同的角度，歌颂了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；歌颂了社会主义建设成就；揭露和批判了“四人帮”反革命路线在农村造成的恶劣影响；反映了打倒“四人帮”后“拨乱反正”在落实华侨政策等方面出现的新气象。作品构思清新，文笔优美，有较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。

252
春 风 吹 又 生

张 绰 关振东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8印张 157,000字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印数1-5,900册

书号 10111·1217 定价 0.58元

目 录

正片

广海冬晨.....	1
放水.....	6
湖心舫.....	13
珠江口上莲花.....	21
田野欢歌.....	28
葵林夏夜.....	36
水库放歌.....	44
种子.....	49
春风骀荡到侨乡.....	59
珠江的眼睛.....	72
木麻黄礼赞.....	80
海上长城遐想.....	90
灯月相辉映.....	100
海珠.....	105
偶遇.....	111

林凤兰	118
归来	132
凤凰花开	140
婚礼还未开始	147
春风吹又生	164
祥叔	176
冶炼	191
顺姐	209
生命之歌	230
照例几句后记	249

广海冬晨

渔岛的清晨是给渔妇们的汲水声闹醒的。最初闯进我们窗子的声浪是乒乒乓乓的水桶碰撞声，渔妇们嘻嘻哈哈的笑语，往后，就有粗大的脚板踩在街道上的咚咚步响，哒靛哒靛的木屐声——大概是去赶早市的主妇们吧？要不，就是去赶早市的做买卖的人。

昨晚来到广海镇，我们已商定今朝要到海滩去看日出。海上日出我们虽曾看过好几回，但广海是台山县的重镇，面临南海，地形险要，古代，还在这儿发生过不少杀倭抗敌的浴血战斗，流传下好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，在这样的地方看日出自有一番壮观。

给渔妇们的汲水声吵醒后，我们一骨碌爬起身，生怕错过了时机，连脸也来不及洗就奔向海滩。走完一条长长的青砖砌的街道，就到了渔业区——南湾，这儿是砂子铺成的路，湿漉漉的，这种湿不同于雨后的润泽，而是东一摊西一块

的，显然是夜来大雾留下的脚印。不过晓雾倒不大，我们可以隐约辨认出路两旁的菜蔬，叶子上蒙着一层白霜，在北风里微微摇晃。海水却还看不清楚，一片朦胧。我们在码头上蹲了好一会，海才渐渐清晰起来。最先露出来的是桅杆，一根挨着一根，接着是庞大的船身，以及“啵——”的一声从大船上放下的第一只小舢板。海水的波纹也现出来了，鱼鳞似的，一个叠着一个。远山，只能从它是深黛色和海岸线是天青色这个差异上勉强辨认得出来，然而也只有个大意罢了，就象水墨画里的境界那样。

这时东方已经发白，在蓝宝石似的天际，浮起了几片浅黛色的横云，镶着金鱼黄的滚边，看来朝阳快要出来了。我们沿着海滩的小路，跑到最接近海面的一堆岩石上，等待日出。这儿僻静得很，我们环顾四周，却不见有别的人，大概今天来迎接日出的就只我们了。我们怀着期待的心情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东方，可是天色忽然变得暗淡了，原先象蓝宝石一样的天际，此刻却堆起了许多灰色的云团，一团深一团浅的，比一块褪了色的灰布还难看。而正东方不知在什么时候突然钻出了一大块乌云，固执地挡在那里，一动也不动。西面那脉深黛色的远山，也忽然给烟雾埋没了半截，濛濛溶溶的，仿佛正在下雨。我们蓦地想起了昨天晚上公社党委委员老陈对我们讲过的话：这两天天气可能会变丑。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着这乌云和那些灰色的云层，对，天气是变得阴暗了些，红日给乌云遮住了。

然而太阳的光辉毕竟是挡不住的，就在那大块乌云的后

面，几条金黄色的光柱穿过云层射出来了，投到大地上。于是海天交接的地方划上了一条弧形的白线，海水更加清晰了，海滩裸露着。这时我们才发现，第一个来这儿迎接黎明的并不是我们，原来在我们的前面，在这大片的海滩上到处都是人，许多渔妇和小姑娘挽着竹篮子，弓着身在海滩上拾螺贝；而男渔民则撑着滑泥板在忙着捉退潮后留在海滩上的鱼虾。这种滑泥板是这儿独有的一种代步工具，由于退潮后的海滩净是一些浮泥，如果用腿走，一脚深一脚浅，不独步履艰难，也影响捉鱼。聪明的渔民们便创造了这种滑泥板。它的结构很简单，一张两尺见宽、六尺来长的薄木板，前头略微翘起，中间搭个小木架作扶手，架上挂着一个竹筐，渔民驾驶时用手扶着木架，一只脚跪在地板后端，一只脚撑泥，这样滑泥板就能行进自如。那速度快极了，跟穿行在雪地上的雪橇不相上下，那姿态也很矫健，活象登山滑雪的运动员。我们同几个滑泥板的小伙交谈过，他们都是出海归来的渔民，为了增加社会产品，也为了少从集体的渔获中领取自留鱼，所以利用这未出勤的空隙时间来拾鱼，拿回家中作菜或者拿到市场去出售，增加收入。他们说这是他们在留港期间的生产活动之一，天天如是，不管天气怎么样，也不管你天上有没有乌云，他们一样劳动，用起茧的双手创造幸福的生活。

在这儿看不到日出，我们只好趑趄回来，去看那“海永无波”的古迹。在山坡下的一块大岩石上，我们寻到了这四个字，字体是正楷，刻的也颇遒劲有力。关于这四个字的来

由，有几种不同的传说——不知是什么年代，一天有一个叫罗隐的神仙在这石上打瞌睡，醒来时道袍被汹涌的海浪溅湿了，他一怒之下，信手拿起一块烂碗壳就在石上挥下了这么几个字，从此，海浪退去了数里，海面也风平浪静起来。这是一种讲法。还有一种是：明末期间，这儿（那时不叫广海，称溇城）常常受到倭寇海盗的骚扰，有一位叫张通、一位叫徐海的将军率领雄师到这里平定倭匪后，就在这石上刻上这四个字。对这些传说我们没有作过研究，只想到“海永无波”这四个字虽则反映了这一带海民的愿望，但这波如果是指风波的话，那么这愿望将永远是一个空想，因为既然是海就一定会有波浪，甚至九级浪也是在所难免的。公社党委委员老陈就曾对我们讲过他许多惊险的遭遇，他从亲身的遭遇得出结论说，除非不出海，碰到风浪是免不了的，正如天空难免会有乌云一样。只要挺得住，风浪一定会平息，乌云一定会消散。

对，乌云一定会消散的。此时天还大早，怎能断定太阳就不出来？我们不甘心这样怅然回去，索性坐在这块“神仙石”上继续等待。天边还是堆满了灰色的云团，不过正东方那块乌云面积好象缩小了些，乌云四周镶上了一道金边，金边慢慢扩大，不一会挨近金边的一小片一小片的灰色云朵，竟变成紫色了，变成桃色了，变成红色了，呵，霞光！我们几乎叫起来了。朝阳是一定会穿云而出的，我们很有信心了。真的，没有半根烟工夫，乌云的顶端崩了一个缺口，从那里喷出了强烈的白光。这种白光不象闪电，更不象电

灯,有点象刚出炉的钢水,不过比钢水还要白,也比钢水更耀眼。白光越来越强烈,乌云的缺口越来越大,只一瞬工夫,一轮圆滚滚的、光芒万丈的旭日就冲出来了。它一出,整个宇宙的颜色都登时改变了,天际的灰云逃得无影无踪,渔岛被镀上了一层薄金,风帆是金色的,渔村的屋顶和墙壁也是金色的,日影投射到海面,浮起了密密麻麻的数不清的金砂,闪呀闪的。而西面那脉深黛色的大山,原先笼罩在山巅的灰蒙蒙的烟雾,此刻也急剧地变成了紫色、红色、赭色的混合物,令人想起了那些还没调好颜色的调色板,想起高炉顶上冒出的焰火和浑浊的浓烟。我们望着这些景色都感到新奇,同时心里也感到很快活。我们虽曾在海上看过好几趟日出,然而象这样的日出还是第一遭看到的呢!

在“海永无波”的石上还呆了好一阵子,我们才心满意足地沿着海边小路回到渔港的码头来。许多溜着滑泥板的渔民也从海滩上回来了,他们一手提着滑泥板,一手挽着装满了生蹦活跳的鱼虾的竹筐,兴冲冲地朝市场奔去。泊在码头附近、昨夜归来的渔船,更是人声鼎沸,人们笑着喊着在忙着起鱼。而随着午夜的退潮退到了海外的渔船,却扯起了尾帆。不一会,就有三五成群的渔工朝那些船跑去,等朝阳升到一竿高,它们就把大帆升起了,把五星红旗升起了,接着就一对一对的开船了,迎着朝阳,冲破海浪,向辽阔无边的大海驶去,驶去……。

1961年12月于台城

放水

一阵震耳欲聋的狮鼓声把邝俊三吵醒了。他探头望望窗子，缝隙透进一线青光，天至多才蒙蒙亮。侧耳再听了一会鼓声，从鼓点的密度和劲儿，他断定这是队长邝盛的手势。

“哎，这孩子真真还没脱掉孩子气！”他心里嘀咕了一声，把棉被一撩，就跳下床来。

村子里一片静悄悄，人们全到渠边接水去啦。对于组织这样一个盛大隆重的迎接放水的场面，他是不大赞成的。

“万一渠水不那么遵守时间怎办？”昨夜当队长邝盛眉飞色舞比手划脚地向他汇报这事情的时候，这位冷静得几乎会被人疑作缺乏热情的党支书，眉心那三条纵皱纹曾经动了动。

只因邝盛说这是水库管理委员会的通知，明天一早水准流到他们的村边，而且这消息又象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全村，邝俊三才没把心上的那个闷结提出来。然而想甩掉又不行，深夜，当人们都怀着一种极度的欣喜，一种迫不及待的热望，一

种类乎孩子守岁的心情进入了梦乡的时候，他把棉衣的反领扯高了，紧裹着背项，顶着北风，沿着渠道去观察了一遍。归来的时候已经月影横斜，雄鸡唱过两遍了。以此之故，他起床迟了，落在社员后面了。

村外水渠边黑压压挤满了一大堆人。十几个老太婆穿着大红滚边的、当年出嫁时穿的衣裙，摇着镀金的闪闪发亮的耳坠，笑眯着眼睛，咧开没牙齿的嘴，亲切地同邝俊三打着招呼：“三哥，放水喽！”那意思是说：“哎，想不到我们这辈子真能盼到这样的光景呀！”她们的话虽然是那么简单，涵义却是挺深的，它们的意思至少包含着：“哎，从今以后，子孙万代都不会象我们当年那样受苦喽！”而这种感情，只有经历过奇旱大难的人才能真正懂得！那些年青媳妇的感情当然没这样深沉，她们只是遵照着老人的旨意，各各挑了一担水桶出来，整齐地摆在水渠的堤岸上，憨笑着专等渠水一来，就舀满两桶回家煮饭去。孩子们则完完全全象过年那样，兴高采烈地燃放爆仗；火红的爆仗纸碎，象凤凰花瓣似的缀满路上，田上，堤上和渠底。

渠底还是干巴巴的，水还没来呢。邝俊三瞥了一眼笔直的水渠，就朝着被人们重重围住的狮鼓所在的地方走去。擂鼓的正是邝盛，这个壮健得象头牛牯的、按照身体比例明显地矮了一些的小伙子，把上身的衣服全脱光了，露出一对滚圆胳膊和一个结实的胸膛，额上冒出点点的汗珠。一群小伙子和姑娘正瞅着他吃吃地谑笑。这种笑表面看来好象有点嘲弄、揶揄的味道，但事实上他们对这位生产队长是敬重的、

热爱的。邝俊三对这个年轻人也是很爱的，而且比别人爱得更复杂，更深沉。这种爱是出于对一个孤儿——一个在二十年前被旱灾夺去了所有亲人生命的孤儿——的阶级同情，是出于作为父执对于子侄的当然义务，是出于为党培养新生力量的责任心。正是因了这缘故，这位四十出头的党支书，对这个有为的青年要求特别严格，有时简直可以说是苛刻。

“喂，阿盛，你别敲这个啦，同我到前边去看看好不好？”

邝盛立刻把两根鼓槌递给身旁的一个小伙子，拎起丢在狮鼓旁边的那件上衣，随便往肩上一搭，就迈开大步跟邝俊三向水渠上游踱去。

水渠没有什么东西可看。可是邝俊三的眼睛却象老鹰找小鸡那样，老盯着渠底，时不时还跑下去，用脚踢着小泥团，……仿佛要研究什么大问题似的。邝盛瞅着他这种重复了好几遍的、简直有点儿机械的动作，心里很纳闷。他是毫无目的的吗？邝盛不敢这样想，这个人常常是干着一些出人意表的事情的呀。

这时，邝盛的脑海里忽然闪出一件往事来，而眼前老支书的种种神情体态，跟当时又是多么相似啊！他还清楚地记得，有一天，这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，忽然独自提着一根竹竿到村边的鱼塘去测水，测了塘边，又到塘中央去测，测了一口又一口，是那样认真，那样仔细，连汗水流到了腮边也不抹一抹。当时正是春旱时节，“春分”早已过了，老天爷连唾沫也不吐一口，高级农业合作社的秧苗肯定是播不下的

了，社员们连吃的水也没着落，干部们都专心专意地在筹划到二十里外的小河边去车水，惟有他——当时的合作社副主任邝俊三，在开完会后，却静悄悄地来测量这四口池塘。邝盛见到这情景，几乎是带着不满的语气问他：“三叔，你量它干啥？还愁这两勺水吃不完！”

“嗯，我就是担心这两勺水嘛。”

后来，在车水抗旱的动员会上，邝俊三就出人意料地念了这么一笔奇怪的帐目：四口鱼塘现在只剩下三千六百担水，如果每人每天吃二斤，耕牛每头每天吃二十五斤，只能维持一个星期。“这就是说，”他宣布：“我们无论如何都得在七天内把河水引进来，要不，……”邝俊三打住了，停了好一会才说道：“而且，各人还得保证不去抢水，按照这数量用，党团员带头遵守！”

打这回起，邝盛才从心坎里佩服了这位老叔父、土改时的贫雇农主席团主席。可是，现在他又在打什么算盘呢？邝盛很想问问他，邝俊三先开腔了：

“你看今天能不能真的通水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邝盛觉得党支部书记真是问得出奇。

邝俊三没有回答他，继续往前走。

这回邝盛真有点心焦了。因为他们跑了好一大段路了，还不见一丁点儿水花。他不由得把步子放快了，象是跟谁赌气似的，匆匆地往前走，一直走到挨近“南北渠分水闸”的地方，这才看见有一股细细的水流，一点一点的渗过来，那渗润的速度，在邝盛看来简直比阶前月影的移动还要慢。他

霍地跳下去，焦躁地用双脚把细流拨向下游，但那是徒劳的。邝俊三也跳了下去，他没有用脚去拨水，而是用手指小心地去挖开被水润湿了的小泥团，然后心平气静地对邝盛说：“喏，你瞧！”邝盛低头一看，哎，净是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孔。是它们把水吞走了！现在他全明白啦，支书的判断是有根有据的哪！

邝俊三望着小伙子那张懊恼的脸庞说：“去对社员们讲清楚，动员大伙马上到这儿来。慢，要带齐家伙哪。”

邝盛点了点头，一转身拔脚就跑了。

不一会，社员们都扛着锄头、铁镐，热热烈烈地奔来了。邝盛还同一班牧牛老人牵了七、八头牛赶来。邝俊三一瞥见他这个队伍，心里不禁暗暗赞叹了一声：“这一着真不赖！”但等邝盛走到他跟前，他却一句话也没说，领了一头牛就跟大伙一道干起来了。

锄头、铁镐、牛蹄，一齐打在渠底的疏松泥土上，进展是神速的，只一天工夫便把十公里的疏松渠底压实了，把漏洞填密了，水流的步子轻快得多了……。这天夜里，邝俊三睡得很甜，倒是邝盛辗转反侧，身在床上，心却老是在渠边转。他仿佛看见那清清的流水流过了第一段，流到了第二段，流到了……。挨到三更，他估量应该流到他们村边了，他的心房忽地涌起了一股热流，他压抑不住了，一骨碌翻身下床，顺手拿了一把锄头，赶忙向水渠奔去。

村外的月色很好，不象是严冬的冷月，天气仿佛也暖和了许多。邝盛浑身滚烫，他沿着水渠一口气跑了三里多路，

才看见了那银蛇一样的渠水在银色的月光照耀下闪闪发光。原来这条渠上游的渠底低，下游渠底高，这儿又正是一个中心点。他看了看地形，灵机一动，便抡起锄头在这里筑了一道矮矮的土堤。等他把土堤筑好，月亮已经偏西。他回到家，刚刚重新睡熟，耳边就响起了宏亮的狮鼓声。“通水啦！”他叫了一声，霍地爬起身，把棉衣往上一罩，鞋也不穿，脸也不洗，就冲出房门向水渠飞跑。

渠边真的挤满了大群人，个个都满面红光。党支书邝俊三那张严峻的脸膛，也比昨天早上活动得多了，他用嘉许的口气对邝盛说：“那条土堤的功劳不小，要不是把上游的水位提高了，至少还得拖迟一天半天呢。”邝盛心牵挂着水渠，连忙拨开人丛跑到渠边看。嗨，渠水真的已经流到涵闸啦，完完全全地流到啦！而且，由于闸外是属于第二大队的，那边的渠底还没弄好，闸门还没开，水便不断向堤壁涨，水位节节上升。老婆婆们伸出老树杈般的手指蘸着渠水，然后又塞进没牙的嘴里慢慢的舐，贪婪的舌头把嘴唇咂得咽咽响，青年媳妇们一壳一壳地小心地把渠水舀进桶里。邝盛站在渠边，睁大眼睛直愣愣的望着那微波荡漾的清水，望呀望的，突然把棉衣一撩，扑通一声跳进水渠里去了。岸边的小伙子，姑娘和孩子们，都格格地笑开了。可是，那几个老太婆望着这个曾经被天旱灾荒夺去了全家性命的孤儿，嘴巴扁了扁，眼泪一串串的滚下来了，扑簌簌地落到渠水里。老支书邝俊三的鼻窟窿也酸了一酸，他飞快地用手揉了揉鼻尖，把眼泪忍住了，用长辈的威严的口吻对队长高声喊道：

“喂，快上来！”

邝盛真的乖乖地上来了。党支书双手端起他的棉衣递给他：“快穿上吧，仔细着凉。我们还要到下游去走走呢。”说罢，就挪动脚步向下游，向第二大队的渠段踱去，眼睛望着前方。

邝盛明白这不是悠闲的散步，而是一项新的任务，便连忙穿好衣服，紧紧地跟上去。

1962年1月于台城

看
反
映
又
生